

一则名为《考察组到我市是考察还是公款吃喝旅游?》的网帖近日在网上热传,网帖详细罗列了一个“考察组”在广西崇左市的行程安排,4天的行程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是开会,其余绝大部分内容是到崇左市多处旅游景点“考察”。崇左市回应称只是草案不会实施。

4天的考察行程只有两小时是正事,剩下都是吃喝玩乐,不管这种“草案”是否实施,我们从中都能窥见所谓“公务考察活动”的内涵,也再次印证着很多情况下的“考察”其实就是旅游的潜台词。

官方称,“草案”流传到网上,是

假设“草案”被实施,即便有事后认真负责的审计,也无法确认账目上的消费是被“考察”掉的还是被吃喝玩乐掉的。体制内自我监督形同虚设,公众舆论监督能够发现问题的几率甚微——

还有多少“纯玩考察组”没曝光

因内部管理出现了问题,可能是在传输、存储过程中发生的。如果保密工作做得好,不出现疏漏,我们也就没福看见这份“考察草案”了。内部人不慎丢失文件袋,被网友发现了公费出国游的资料;考察团成员晃摆的照片,被网友看出那是在国外游玩;文件传输存储出了问题,外泄

了“考察接待草案”……那就不知道,这种可能是万分之一的疏漏之外,还有多少“草案”早已实施或正在实施?

以考察之名的公费旅游,估计并没有因为各级纪检部门的三令五申而减少。问题的本质,其实是体制内的人在共同防范体制外的监督,

今天曝光的这个“草案”,未能实施不过是偶然,而“考察”与“接待考察”就是游山玩水吃喝玩乐,估计是必然的。假设“草案”被实施,即便有事后认真负责的审计,也无法确认账目上的消费是被“考察”掉的还是被吃喝玩乐掉的。体制内自我监督形同虚设,公众舆论监督能够发现问

题的几率甚微——内部人不可能总丢失文件袋,传输、存储过程不可能总发生外泄,这种情况下,体制内的大手笔就不仅是“三公消费”了。

“三公消费”公开,体现着进步,但政府预算如果不能细化到“每一分钱”,公众还是很难监督。

广州日报 (马涤明)



铁道部:京沪高铁票价将比民航便宜
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京沪高铁将在几个月后通车,铁道部部长盛光祖昨天就票价问题作出说明。

盛光祖表示,京沪高铁票价分为两种。“一种是北京到上海的直达,是根据全程直达运输来测算。还有一种是区段的停车,区段停车的票价,肯定要比民航

飞机票价便宜,而且便宜的幅度还比较大。”

对于京沪高铁北京到上海直达的票价,盛光祖表示,会比民航票价便宜一点。“直达的票价,是企业根据铁路建设成本、运营成本来测算,到底是多少,他们会按照价格法的程序,测算完之后报批。”

北京晨报 今年武汉的樱花格外卖座,仅26日就有20万人涌入拥有最美樱花的武汉大学。不过,有网友发出疑问:凭什么武大的樱花就要收门票呢?收的钱都干啥呢?武大靠樱花敛财么?

只有“火爆”一词,才足以形容周末武汉的赏樱游。27日的武汉大学,上午9时起门前就排起长龙。尽管校方设了多个售票点和入口,但直到中午,排队人潮仍是

每年百万门票收入花在哪里

武汉大学回应:用于樱花开放期间支出

黑压压一片。有游客笑称“找回了上海世博排队的感觉”。

前晚,武大校长李晓红在“弘毅讲堂”上,与该校学生探讨学校未来之发展。在与学生互动环节,该校一名大学生将网上的这一质疑提了出来,直接向李晓红提问:每年800万元门票收入到底到哪去了?

李晓红告诉大家,武大没有“樱花节”,是外面游人不请自来。随后,校办负责人澄清了网上的传言。

该负责人说,武大没有靠樱花敛财。他说,武大每年樱花门票的收入并没有800万元,去年,门票收入达到100万元。尽管每年进武大赏樱的游人达百万人次,但真正买门票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。

他说,这些收入大部分都是花在了“樱花”上面了,剩余的小部分则用于资助贫困生。在樱花开放期间的支出方面,首先是基础设施方面的花费。“包括今年开的卫生间,都是花了几万元钱临时架起水龙头,还要完善一些基础设施。”人力资源方面也是一个较大支出项目。“每天的学生志愿者大概有1000多人。”这不仅涉及校内人员,学校还请了交警、城管协助管理。

如此多的游人集中涌入,武大会不会考虑“关上大门”?武大校长办公室主任钱建国表示,武大的樱花不属于武大。尽管游客的到来会给校园带来扰动,但校方仍持欢迎的态度。(楚天)

目前,在全国各地,既有中央音乐学院等跨省全国性乐器考级机构,也有省区市的音协、音乐学院等组织的地区内乐器考级。各种考级曲目不同,难度不同,含金量也不同。而且各机构在收取费用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标准,少则几十元,多则数百元。与此热闹景象形成反差的是,有家长反映,钢琴过了10级的孩子,当被人问起怎么读琴谱时,却结结巴巴,说不清楚。

乐器考级怎么了?以广东为例——

业内人士透露,目前在广东,考级机构有两类:一是跨省的全性考级机构,如中央音乐学院;二是只能在省内开展考级的省级考级机构,如星海音乐学院。

“由于我国没有明文规定由哪一家具体组织、协调,导致管理音乐考级的部门比较混乱,其中既有音乐机构又有教育部门。每一考级部门都说自己权威,而且各机构在收取费用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标准,少则几十元,多则数百元,让很多家长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’。”对这种现象,广东省音乐家协会考级办

主任张宁也很无奈,“前几年,单广东省就有十几家,现在的具体统计数据还不知道,但肯定是更多了。”张宁认为,“上头的管理部门交叉,很多部门都来管,市场自然就混乱了。”

据悉,不少机构投身考级,就是看中了其中的巨大利益。随着考级单位的频频增加,便会出现相互排斥,相互竞争,致使一些机构担心如果对考生太严格,就会失去生源,于是考

钢琴考级乱象重重。专家称:考级只是一门“生意”

考过10级竟然不识琴谱

级要求逐年放宽,跳级现象愈演愈烈。留法归来的钢琴演奏家倪文呼吁:“各立山头的钢琴考级只能导致管理上的更加混乱,为争取生源而降低标准的考试更是失去了考级的积极意义。”

“一般从4岁半就可以开始学了,用功的话,小学毕业前可以过10级。”面对记者有关“钢琴过级需要几年”的咨询,法奥臣钢琴艺

术培训中心负责人如是回答。“我们这里一个最厉害的,11岁就过了10级,前后只用了6年时间。”她补充道。

资深钢琴教师马老师坦言:“就我个人的观察,一个孩子按要求扎扎实实领悟弹奏技能,每一级至少需要苦练1-2年,越往高级需要的时间可能还越长。”为什么这两个时间差距这么大?马老师一语道破天机:“不管是谁组

织的考级,每一级的考试目录就那么几首曲子,定死了的,每年都是这样。所以很多琴行和老师,就让孩子反复练那几首,只要弹熟了,考试就能过,哪怕别的什么都不会也没关系。”无独有偶,乐器考级乱象在上海也普遍存在。3月23日,上海一位知名钢琴教育家接受记者的采访,讲述了钢琴考级背后的那些门门道道,以下为讲述实录。

安徽私人电视台调查:不少系药商聘专业公司搭建

“台长”多为药品代理商

们都会帮你弄好。”

记者随后登录余军所称河南一家公司的网站,公司自称“集科、工、贸于一体”,以“您只需打一个电话,所有问题都由本公司解决”为宗旨,主营1W至10KW全固态彩色电视发射机等产品。记者以保健品代理商身份致电该公司负责人叶涛,表示希望在江西省建5个电视台推销产品,这单数额达30万元的“大生意”引起了叶涛极大的兴趣,在此后的谈话中,他向记者揭开了一条私人电视台幕后的完整利益链。

“500W的发射机能覆盖10至20公里,跟天线高度有关,一般都安在联通、移动、电信的发射塔上面。你要和这些通讯公司的巡塔员搞好关系,关系好的话就不用钱,不好的话一年也就是1000元钱左右。”叶涛说,“我们自己就有100多座电视台,覆盖河南、安徽、山东、湖北,一个台的广告一年能挣15万到20万元,全年,每天都播。”

专业公司打通关系

办私人电视台,必须要有信号发射器。记者在网上搜索“电视发射器”销售商,发现阜阳市某数码公司有此项业务。记者于是联系上该公司负责人余军,他告诉记者,他现在已经不做这个生意了。当听说记者是药品代理商,想自己建一个电视台时,他连称“没那么简单”,“网上说什么投资成本小、技术含量低,放淫秽色情一个月挣八九万元,这些都不可能,哪那么容易”。

余军告诉记者,其实有专门的团队在负责帮人建电视台。“河南有一家销售发射机的公司,他们之前联系过我,让我给他们找客户,他们有自己的网站,有搞产品、搞市场、搞技术的,你只要给他打个电话,他

“你如果要建,要准备一个电视发射塔、一个3至5平方米有电源的机房。播放的内容你可以先编辑好一个月的,我们是大硬盘,自动播放。你只要请一个人就行了,一个人值班,一个人接电话卖产品。”叶涛继续说,查是长期都在查,但我们和当地的管理部門中的人都是通的,关系通以后上面要是来查你,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会给你打个电话,顶多关掉两天,等查过去我们就又开了,这都是走过场。

药品经销商投资建台

记者在利辛县程家集镇赵圩村采访时,发现很少能看到年轻人的身影,大多数人家都只有老人和小孩在家。老人们在无法消遣,只能看看电视。记者在村里看到,每家每户楼顶都插着一根天线,或者放一口“小锅”(一种电视信号接收器),只有这样才能收看电视。当地村民介绍,那种叫做“001天线”的设备能收到本地小台和少数省级以上台。“那些大台我们都不看,我们喜欢看本地的‘听戏台’。”这是村民们的普遍反映。

而这正是私人电视台的市场所在,也正是一些药品、保健品的市场所在。根据所见私人电视台播放的内容分析,大多数节目都以“戏曲或电影+医药广告”的形式存在。而据利辛县一名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工作人员介绍,这些大多都是未经审核的虚假广告。

利辛县委宣传部宣传室主任李西连告诉记者,很多私人电视台都是一些药商、药店自己投资的,所谓台长往往就是以药品的名义,就到地方去找人,给别人10万元钱,或者买好设备,让别人去找个信号塔。

这一说法得到了叶涛的印证。他告诉记者,现在做保健品的,基本上都是做这种小功率发射的广告。“如果你们的产品需要代理,我们可以来做,100多个台都可以做广告,公司下面还有一个医药销售系统,之前做过很多药品和保健品,都做得很不错。”

法制日报 (范传贵)

早几年,我还担任过考级的考官,但现在已经不去了。首先,考生很多,考官从早听到晚,很累。更主要的是,考级机构要求考官放低标准,要保证让更多的考生过关,怕把得紧了下次报名的人就少。这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,考官之间也形成了默契,弹得怎么样的考生也很容易过关。

这么多机构抢着办乐器考级,经济效益肯定是有,没钱挣就没人去做了。说起来,现在的考级只是一门“生意”。

据我所知,举办一次考级,成本最多只占到收入的一半,其余都是纯利。考级的成本主要分为几个部分:另一个部分主要是给评委的费用和场租费;另外一大块成本要分给当地的一些推荐考生的琴行或培训机构;此外,考级还需要当地的主管部门所发的通行证,这些部门也要分走一定比例的成本。

为什么现在的考级这么混乱、考级机构这么繁琐,就因为这里头牵涉到的是利益问题。现在大家都把经济利益看得很重,有些地方就失控了。人民日报 (贺林平 曹林娟)